

“漯河走笔”之五

拜寻公孙大娘

□王继兴

艺术家，特别是艺术大师，其艺术灵感的激发和对艺术奥秘的顿悟，往往与客观事物的偶然触发有关。比如，最具抽象特色的书法艺术，常常得益于具象物态的启迪，诸如“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

便是书史和书论中最为典型的范例。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张旭才情奔放，学识渊博，能诗善书，尤精狂草，有“草圣”之誉。其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顶峰，韩愈曾经有论：“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自己也曾自述道：“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闻鼓吹而得其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见《唐诗三百首》）一诗的序言中也有所载。杜甫在其序中同时说道：“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岁逾半百之后，他有

幸在四川夔州观看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作舞剑表演，便引发了铭记心底近半个世纪的深刻记忆。诗中，杜甫把公孙大娘的舞蹈描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一位舞蹈艺术家，有幸将自己的技艺与中国历史上的两座文化高峰联系在一起，赫然彪炳于我国的史册，太难得了！其实，尚不止此。还有人说，就连“画圣”吴道子也曾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时的飘风衣袖，潜心参悟用笔之道，把线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曾享“吴带当风”之誉。

啊啊，一位“草圣”，一位“诗圣”，一位“画圣”，如此三“圣”的成就，都与她有关、有缘、有分，这位公孙大娘，何等了得！所以，我一直深深地艳羡着她、景仰着她！一直期望拜寻她的踪迹。

终于，我来到漯河市的郾城区。这里的朋友告诉我，公孙大娘就是郾城人，当年杜甫就是在郾城的彼岸寺观看公孙大娘表演的。

这位朋友见我眉宇间有些许疑意，又解释说，杜甫当年观看公孙大娘舞剑是在郾城，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是临颖人。那时，临颖属许州，郾城属豫州，两地相距不到80华

里，按照当时艺人收徒的规矩，说公孙大娘是郾城人应该不错。

听了他的介绍，我急切地便直奔彼岸寺！

彼岸寺位于郾城区老城西关。有资料称，“因其地近澧水（即沙河）之北浒，故曰‘彼岸’。”该寺在唐朝初年已是全国闻名的佛教圣地，曾经香火鼎盛，名扬四海，为文人士经常游历之地。历代名人如唐代的韩愈、杜甫、刘长卿、公孙大娘，宋代的苏轼、苏轼，元代元好问等文人墨客，均在彼岸寺留下过足迹。

当我步入这一名刹遗址时才知道，因近代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彼岸寺也随着国势衰微日渐衰败，所有昔日殿廊均荡然无存。目前，仅遗一具北宋时期的石刻经幢，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悄然无语，巍然矗立，仿佛在默默缅怀既往的岁月，也在殷殷期盼不尽的未来……

我悠游踱步，仰观天上云意，聆听丛林风声，难禁思接千载，不由神游八荒，思绪纷飞，感怀凝胸，遂在手机上敲出一首小诗：

拜寻公孙大娘

彼岸寺里急张望，只为拜寻公孙娘。
看云但疑倩影舞，听松恍为剑声响。
诗圣观舞诗益好，草圣悟剑草更狂。
只是我来晚千载，古刹沧桑已茫茫。

不过，我蓦然悟到，公孙大娘的身影也不难寻觅。她的身影，就在“草圣”张旭的书法里，就在“诗圣”杜甫的诗篇里，就在“画圣”吴道子的画卷里！同时，也将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艳羡她、憧憬她、敬仰她的人们的心坎里……

所以，我走出彼岸寺遗址一点也不失望。反复品味我读过的诗、临过的书、赏过的画，恍觉公孙大娘那飒爽的英姿和携风的剑影，就在我的眼前……



随笔·家庭纪事

父母情 碾馃香



□李玲

6月19日是父亲节，不由又想起上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父亲挥汗如雨，为我和儿子推磨制作碾馃的场景，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

那天给母亲打电话，她接电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去地里看麦子，麦梢已经黄了，顺手捋了一把，放笼屉里蒸熟了做碾馃。还说你小时候不是最爱吃妈给你做的碾馃吗？现在城里拿钱也买不到，回来吧，妈给你做。我和你爹年纪大了，谁知道还能给我儿做几次呀？

放下电话，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虽然每天都打电话，但是已经好多天没有回家了，父母的确老了！赶紧回家一次。

那天到家时候，父亲已经割好了麦子，正一大把一大把地从车子上拿下来放进簸箕里。他脚上的布鞋湿漉漉的，裤腿的一半已经浸透，裤脚上有很多泥点，衣服上有麦子特有的那种灰黑色的尘土。母亲则像接力赛一般把麦子接过，麻利地放进笼屉，蒸煮、揭笼、揉搓、扬簸，再揉搓，再扬簸……这种纯手工制作碾馃的方法看得我目瞪口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母亲的手干枯、粗糙、皴裂，手心的裂纹里似乎藏着洗不净的泥土，青筋似蚯蚓爬满手背。她一会儿簸扬，一会儿揉搓，手似乎在微微颤抖。我的心好像针刺一般。我感觉母亲真的老了。眼前母亲的手和我记忆中母亲的手大相径庭！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一双手圆润饱满，十指修长。众乡亲无不夸赞母亲能耐劳，我们姐弟四个的衣帽鞋袜均出自母亲之手，她白天劳作耕耘，夜晚穿针引线，剪、缝、烫、染、织、补，辛勤地养育着我们姐弟四个。我们长大成人后，她又为我们一个一个地带大了她的孙辈，辛苦了一辈子，操心了一辈子。

母亲费了不少劲儿才把麦子揉搓干净，父亲

默契地接住一大簸箕麦子，走向早已打扫干净的石磨——这是全村唯一剩下的一盘石磨。倒上麦子，用手往磨眼里扒拉了几下，用一根胳膊粗的杠子推了起来。我上前要帮他，父亲不让，说我推出来的不会好吃，因为我用劲儿不匀。我只好呆呆地看着。近年来父亲腿疼，他步履蹒跚，显然有些吃力。随着石磨的转动，父亲因为用力，头上渗出汗珠，已经力不从心。母亲一边心疼地拿出毛巾为他擦拭，一边嘟囔着“你呀你呀，老了还把他们当孩子……”就这样，父亲推一会儿歇一会儿，不一会儿石磨里吐出白中透绿的细条儿，新鲜的麦香随之而来，儿子拍着小手欢呼雀跃：“可以吃碾馃咯！”执拗的父亲却说，碾馃至少得推四遍才筋道有嚼头。就这样，父亲推上几圈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整整推了四遍，细若毛线，青里透白，飘来丝丝缕缕清香的碾馃落满了石磨。父亲已经挥汗如雨，花白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衬衣早已湿透，气喘吁吁。父亲真的老了。不争气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边母亲早就把新蒜泥、石香菜、辣椒油、香油调制好了，浇上几勺，吃上一碗，酣畅淋漓，唇齿生香。世界上再没有比父母亲手制作的美味更令人留恋了，碾馃独有的香味久久在我的生活中弥散。



栀子花开

掉，觉得它配不上这圣洁的花朵；找个雪花膏瓶，又载不动这美丽的生命；放床头的拿起，怕睡熟了压坏她……最后灵机一动，干脆把她卡在蚊帐上。在那个花露水都很匮乏的年代，我在闺房里整整陶醉了一个夏天。洗过的蚊帐，第二年依稀还留有花香。从此，一袭白衣成为我首选的装束；那带着甜意的花香，在岁月里染透肺腑。

后来发现，栀子花的叶子经年不凋，冬季开始孕育花苞，直到近夏才会盛开。看似不经意的绽放，也是经历了长久的努力与坚持。经历刹那芳华，点亮心中的图腾后，是情丝的绵延。山盟海誓的爱情也不过如此吧！在充满绿意的世界里，在平淡、持久、温馨的外表下，蕴涵着美丽、坚韧、醇厚的生命。从“天不老，情难绝。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到“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最终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爱往往是这般的“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栀子花拂拭我心中的天风，让我不由得吟唱一曲《临江仙》来：“苦吟依旧独凭栏。悲歌冷梦灯残。连宵帐锁愁颜。叹平生事，何处是清欢。方寸失心难作曲，天涯醉醉蹒跚。几时抛俗得云闲。匆匆过了，恨洗世中缘。”

人人夏日遇事易燥，栀子花清芬恒久，闻到清香则心气平和，真可谓“花中禅客”。以栀子花为禅友，她用“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的秉性，赢得我对她长久的迷恋。

散文·花香水韵

□一尘

五月，栀子花绽开芳华，如小家碧玉般清秀贤淑。我对她冰清玉洁的娇姿不是一朝一夕的迷恋，而是深入骨髓的印记。

在我七八岁时，也是五月，一天从邻居门前走过，我闻到一股浓郁的芳香。寻香望去，原来邻家院子里有棵花树，树上洁白的花朵释放出迷人的香气。什么花如此淡雅高洁？我移步凑到花前仔细端详，真是“雪魄冰花凉气清，曲栏深处艳精神”啊！

邻居走来，告诉我此花名栀子。看我这么喜欢，就剪下几朵送给我。我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那时家里没有花瓶，我找个酒瓶，立即又扔

诗歌·滋味人生

六月的山谷
(外一首)

□孙亚洁

六月的山谷
可以听到青草拔节的声音
可以听到灌木的叶笛
孵化出的翠绿的鸟鸣
可以看到枝头的青果里
醒着的月光宝盒
溪水柔软。一些诗词
游走于水草和砂石之间

风微甜。白云浩浩荡荡
挥舞着山川的羽毛
向阳的山坡上
星星般散落着的小野花
正在蝴蝶的方阵里玩耍

一座茅屋
从《东风破》里走出
端坐于日渐瘦削的山巅
像一位默默修行的高僧
无须名姓

会有天使去爱你

为我戴上星星的项链
为我斟满葡萄的甜
为我重新点燃青春盛宴

夏日的流火。你是
天山的雪莲。你是
你是三月的大地上
永不落幕的云烟

那一天，你挥舞着利剑
劈开匆匆那年的雨帘
捡起被风雨摇落的一枚青果
给我

命运的门窗不下太多取舍
今生今世
在我缺席的风景里
会有天使替我去爱你